

XIMALAYA DE NUER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杨
星
火
著

喜马拉雅



的

女儿

下

XIMALAYA DE NUER

喜／马／拉／雅／的／女／儿

I217.2
Y609
F

喜马拉雅的女儿 (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不平常的五七年

第一章	春天的果子	3
第二章	两株雪松	11
第三章	风雪青藏路	24
第四章	妈妈的心	58
第五章	在和平宾馆	70
第六章	内蒙古之行	90
第七章	青岛海滨	102
第八章	妇代会风云	110
第九章	喜和忧	128

老西藏和儿女们

第一章	宝贝女儿	145
第二章	培养感情	166
第三章	不圆的团圆	192
第四章	藏族儿子	260
尾 声		281

流向雪山的小溪

第一章 清溪河畔..... 289

不受欢迎的女孩/289

蠢材和天才/293

小学状元/297

旋皮大王/300

第一位诗歌教师/304

头一回看电影/309

下乡躲飞机/312

七星辣椒/320

抗日募捐演说/324

第二章 静宁寺的钟声..... 328

考试奇遇/328

静宁寺传奇/331

东北人/336

过英语关/340

清苦而愉快的日月/343

考大学/349

第三章 金陵从军..... 356

路在何方/356

第一次见解放军/358

怕兵的人当了兵/362

不像大学的大学/366

不戴领章/371

迟到的招生简章/374	
两位启蒙老师/377	
天下第一流的教授/380	
给我领章/388	
第四章 人生·征途	394
人生观/394	
女共产党员/397	
第一次过建军节/400	
入团之前/404	
邓政委讲“过三关”/408	
进军大西南/411	
不眠之夜/414	
开国大典前后/417	
结业、贺模大会/423	
登上舞台/426	
别了，金陵/431	
母亲与她最后的作品	唐 武 434

不平常的五七年

第一章 春天的果子

叮铃铃铃……

一阵清脆的闹钟声，闹醒了我的梦。

我伸手拉着电灯拉线，心还绕在梦中。仿佛仍睡在森林中那顶白帐篷里，仿佛仍枕着何松林那温柔而又有力的臂弯。暖暖的，甜甜的。

电灯亮了。我猛然睁开眼来，环视屋内，阿嘎土的屋顶，石头砌的墙。墙上新糊的西藏日报，喷着油墨味儿。最新的一张，是1957年2月20日的！啊，昨天米部长来帮我糊墙，怎么把前天的报纸也抓来糊上了！想到这里，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孤单地住在拉萨的藏式楼房底层小屋里。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生孩子了，领导上让我从二楼的女兵集体宿舍，搬下这底楼小屋。虽说阴暗一点，潮湿一点，到底是个单间，安静一些。我也就很感谢了。何况，还有电灯，还有煤油炉子，这在1957年的拉萨，已经很不简单了！

揭开被窝，一股寒气袭来，我仿佛掉进冰窟。早春二月，在成都已是春暖花开时节。可是，在拉萨却还属于冬天。一、二、三，雪封山。二月下旬，仍是地冻三尺，雪风刺骨。我哆嗦着穿

上棉衣棉裤，披上羊皮大衣，拖着大腹便便的身子，困难地弯下腰去生煤油炉子。这个铜质的煤油炉，是印度货。有点像喷灯。点炉子以前，要先打气。使劲打了几下，就觉得肚子挺得难受，两腿发胀。低头一看，天啊，两条腿肿得又圆又亮！什么时候肿成这个样子的呢？听人说怀孕的人月份大了，由于大肚子的压迫，腿是要肿的。可是也不能肿这样凶呀！得什么病了？要小产了？第一次怀孩子，妈妈远在内地，何松林又不在身边，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的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沉重，沉重，沉重得我真想大哭一场！

这种令人欲哭的沉重感，不仅来自大肚子，更来自心的深处。

从塔工森林回来，听到两件令人揪心的事：那个“揭发”我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信，至今没有调查清楚。因此，我加入共产党已经三年，仍不能按期转正；本来准备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大会的事，因此也告吹了。明明是一封无中生有的诬告信，却给我加上了“历史不清”的“重压”！真令人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在森林中改的长诗和短诗，都交给部长了。他说写得不错，已发给人民文学等刊物。可是至今杳无音信。看来，青年作者上《人民文学》真有点难于上青天！

身上和心上的重压，再加上严寒，再加上临产前的不安和恐惧，令我格外想念何松林。看来，牛郎织女的日子是难过的。特别是当织女重孕在身，仍孤单单地天各一方，更是度日如年。

母亲曾多次来信，叫我回成都去生孩子。那里蔬菜、水果、肉蛋都很丰富，价廉物美；还有母亲的精心照料。可是我想，长期在西藏工作，为什么不能在西藏生孩子呢？有人说，汉族女人在西藏生的孩子，易得心脏病。是真的吗？我想试一试。能够把孩子生在西藏，养在西藏，成长在西藏，那才叫边疆为家。这也

是我的一种探索，一种追求。为此，即使受苦受累，我也在所不惜。想到这里，我那股倔劲又上来了。我用两手撑在地上，把重沉沉的身子撑了起来。对了，打开门，让新鲜空气进来，也许会轻松一些。

我挺着大肚子走到门边，刚刚抽开门栓，米部长一步跨进来了。

“李桂，恭喜恭喜！你是我们军区的骄傲！”

米部长眉飞色舞地挥着两封信，用夸张的声调呼喊着的。

我愣住了！

会有什么喜事呢？莫非是那件事调查清楚了？还是……

我瞪着眼睛，疑惑地望着他。

“你的长诗，刊登在《人民文学》二月号了！”米部长指着一封信兴奋地说：“还有，这封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他们要以广播诗剧的形式广播你的长诗。”

天啊！这是真的？还是梦？

我的手颤抖着，抽开两封信的信笺，急急地看了一遍。

两行热泪涌了出来。嘴唇颤动着，却没有声音。有什么语言，能表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没有？没有？世上找不出这样的语言……

二

三月下旬，拉萨的花开了。政治部机关大院的人们，忙着春耕播种。撒下小白菜籽、菠菜籽、莲花白、萝卜、山东大白菜等等。拉萨市场上蔬菜很少，只有元根、水萝卜，价格很贵。鸡蛋要八块银元一斤。驻拉萨部队要想吃上蔬菜，就得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春耕秋收。管理科给我们下达了蔬菜生产任务。

所有机关干部，不分男女老少，首长、干事，每人每年上交蔬菜八百斤。别看拉萨海拔高，缺氧，可是萝卜、莲花白长得特别大。去年我们种的萝卜，最大的五十斤；莲花白一个竟有六十斤重的，被称为莲花白女皇！我们的种菜任务不仅能完成，有时还能超额完成哩！我很喜欢种菜，既能活动身体，又能休息脑子。写作一天，休息时到地里种种菜，十分轻松愉快。只是这些日子肚子越来越大了，弯腰播种也感到困难。同志们劝我回屋休息，不要再参加劳动。米部长风趣地说：“大自然是开花播种季节。你呢，却是结果子的时候。休息去吧，临产了，争取结个大果子！”

说得对。三十一岁的我，已到而立之年，进入结果季节了。长诗《波梦达娃》发表后，反响很热烈。总政治部歌舞团政治委员魏风，来信赞扬了这首长诗，而且提出来要把它改成歌剧。青年舞蹈家胡果刚也来信称赞了这首长诗，说是要改成舞剧。看来，我的第一首长诗是一个比较甜的果子。只是，《人民文学》杂志把长诗的名字弄成了“菠萝达娃”。把“梦”字弄成了“萝”字。不知是我写字过草了呢？还是编辑、排字的人看错了呢？当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很有表现力的声调把菠萝达娃朗诵成菠萝达娃时，我简直不知该笑呢？还是该哭！

至少肚子里的这个果子，我和何松林的爱情果子，也似乎到了果熟蒂落的时候。肚里的小东西经常在蹬腿，弄得我又喜又惊又有点害怕。他还挺调皮呢？能不能顺利地生下来呢？上个月去检查，胎位正常。但愿老佛爷保佑，能顺利地生下这个孩子。最好是个女儿，也像《波梦达娃》这个果子一样甜美。可是，如果生产不顺利，如果难产，那有多可怕呀！而且何松林又远在塔工森林……

我低着头，怀着希望和恐惧，缓慢地向我的底楼小屋走去。

门口有一个军人，坐在被包上。那粗壮的、微微有点驼的

背，多像何松林的背呀！我忘了大腹便便，几步冲了上去！

何松林转过身来，脉脉含情地盯着我，眼里喷着热烈的火焰！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我欢呼着打开门。

何松林闪身进屋，张开双臂紧紧地抱着我，亲我的脸，额，脖子……

“你是请假回来照顾我的么？你真好。”我亲着他，喃喃地说。

“我调到军区警卫营来当副连长了。你还不知道？”

我摇着头，又点着头。我不知道，我又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怀照顾。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又不知说什么，向谁说。这比我自己想得更周到，更细致的人，是谁呢？是谭冠三政委？张国华司令员？金绍山副政委？还是政治部的阳主任？米部长？还是他们都这样关心了，安排了？啊！革命大家庭！我此刻不仅是理性上认识了你，而是从心底深处感到了你的存在，你的关怀，你的慈爱，你的温暖……何松林从森林里带来了一百斤木炭。阴冷的底楼小屋立刻温暖起来。他用铁皮桶敲打的火炉，又轻巧又好烧。红旺的火舌舔着锅底，“嗤嗤”地欢叫着。此刻，我才深切地感觉到，一个家里，多么需要男主人啊！特别是在妻子临产前，丈夫突然从远方回来，那真是喜从天降！

晚上，我枕着何松林柔软的臂弯，舒服极了。突然，肚内的小东西又在蹬腿了，一下，两下。我惊喜地悄声告诉何松林。他坐起来，打开灯，伸手在我肚子上轻轻地摸着。

“哎，摸着了。是，是在蹬腿！说不定在练习立正、稍息动作呢！”何松林快活地推测着。

我忍不住笑了。

“你疯了。”

“明天，我上街去买点鸡蛋，能买到鸡最好，给你做一锅鸡汤。”

“太贵了，还要银元才能买到。”

“再贵也要吃，两个人的健康哩！我存了五十五块银元……”

听着他温柔体贴的话，我甜甜地睡着了。

年轻夫妻的夜话，像夏夜的露珠那么圆润，晶亮，迷人。

三

很久没有逛八角街了。吃过早饭，我陪着何松林上街去买东西。挺着大肚子走路有些困难。但是，有何松林陪伴着，我什么也不怕。如今，他既是我的心，又是我的胆。

我俩出了军区大院东大门，穿过一条小巷，来到金碧辉煌的大昭寺门前。古老的公主柳，发出了几枝嫩芽，摇曳在春风中。寺门前，有人在磕长头，有人在推经幢。西藏的传召大会已结束了，街上还晃荡着来自外地的喇嘛和信徒。每年传召，拉萨就成了喇嘛教徒的天地。有来听讲经的，有来朝圣的，有来瞧热闹的，也有来吃喝嫖赌的。在神灯和柏树烟笔王国的神秘气氛中，有人偷摸抢劫，也有人动刀子开杀戒。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分裂主义分子，派出爪牙混在人群中寻衅闹事，力图制造骚乱。因此，每年传召期间，部队官兵和地方上的汉族干部，都不准逛八角街。退避三舍，息事宁人。要不是买营养补养身子，我和何松林哪会上街呢！虽然传召会已结束。余波还沿着街头涌动呢！

我俩在人群中匆匆行走。为了防备对面的人碰着我的大肚子，何松林走在前面，用身子掩护着我，为我开路。我像个小媳妇似的，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我俩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向右一拐弯，来到了八角街的自由市场。

这是一个狭窄的小街。路旁摆着小摊。有卖牛肉、酥油的。有卖青稞花、炒胡豆的。有凉粉店，牛肚店，酥油茶馆、青稞酒店。唯独卖鸡蛋的很少，而且很贵。有人要到十块银元十个。这蛋简直成了银蛋了！至于活鸡，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对何松林说，算了吧，别买了。何松林却固执地说：“买！买三十个鸡蛋。人比金子银子更宝贵。”

“先买十个吧！生了孩子以后再买。”我劝着，让他省下那一袋宝贝银元。尽管每月每人只发八块银元。其他的都记在存折上。那存折只能拿到国家的贸易公司去买东西，用开票的办法代替货币流通。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控制人民币拥到拉萨市场上，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因此，银元就成了宝贝。不是必需，一般是不动用的。

何松林小心翼翼地提着那用银子换来的十个鸡蛋，带着我匆匆走出小街。他左顾右盼，既怕有人碰着我，又怕碰着鸡蛋，步履有点艰难了。

我俩刚刚走出上街，一个庞然大物从右面向我撞来！那劲头是那么猛，尽管何松林使劲拉着我，我仍失去了重心，摔倒在地！

“怎么样？摔着没有？”何松林一手提着鸡蛋，一手扶我，惊慌地问。

“没什么。”我感到一阵肚痛，但极力忍住，没说出来。我发现，那个撞倒我的胖喇嘛，正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何松林愤怒地攥紧了拳头，恨不能冲上前去，狠狠揍他一顿。可是，哪能呢？上级规定，解放军官兵和喇嘛发生了矛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我们得忍下这口气。他慢慢松开了拳头，叹了口气，伸手扶着我，向军区大院方向走。

回到底楼小屋，我躺在床上，捂住肚子，痛苦地呻吟着。

“怕是要生孩子了吧!”

何松林惊叫了一声，急急出门去了。

不到三分钟，门外汽车响了，米部长来了。

“快，到总医院妇产科!”米部长一面说，一面和何松林一起扶我上车。

我忍着疼痛，躺在何松林怀里，汽车颠颠簸簸地载着我重沉沉的身子，向医院驰去。随着汽车的颠簸，肚子越来越疼。我紧紧地咬住嘴唇，才没有呼喊出声。难产，难产的阴影，浓重地压在我心上……

第二章 两株雪松

—

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值班室里，灯火通明。何松林把我抱到洁白的病床上。女医生对他说：“你出去，在外面等着。”

何松林担心地望了望我，默默地退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来到医院，一切行动就得听医生指挥。

女医生毫不客气地在我肚子上摸着，敲打着。就像我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皮囊！

一阵巨痛折磨着我。我扭曲着身子，两手紧紧抓住床沿，才没叫出声来。我想，我是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共产党员。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忍住痛，决不大声呼喊。

女医生按住我扭曲的身子，边检查边问：“疼得厉害吗？”

“疼极了。”我如实回答。

“疼是正常的。不疼，孩子能生出来吗？”女医生咕噜着，摸着。突然，她的手停了。眼睛瞪得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瞳仁转动了一圈，低头对我说：“倒胎！”

“什么？”我紧张地抓住她的手。

“胎位倒了！脚朝下。明白吗？”

“难产吗？要剖开肚子吗？”我颤抖地问。

“别胡思乱想。倒胎不等于难产，不等于剖肚子。明白吗？要冷静，要相信医生。”

我能说什么呢？明白不明白，又怎样？

女医生对护士说，还有两三个小时。送她到候产室去。

我被护士抱到手推车上。路过走廊，我看见那个女医生低声对何松林说着什么。何松林脸色惨白，眼睛湿了。他见我被推了出来，急步向我走来。刚想说什么，就被女医生止住了。

转眼间，我被推进了候产室，抬到靠墙角的一个床位。

护士给我盖好被子，温柔地说：“等着吧！别怕。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曾主任会亲自给你接生的。”

啊！曾主任？是妇产科的主任吧？医术一定高明。可能是一个中年女医生，很有经验的“送子娘娘”！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故乡娘娘庙里那位送子娘娘。慈眉善眼，抱着一对胖胖的男孩女孩，笑咪咪地望着人。传说，给她磕头烧香，她就会保佑你顺利地生儿育女。我没有给她磕头，也没烧香。这回生倒胎，也许是神的处罚吧！

“哎哟！医生！痛得不得了啰！”

一声痉挛的嚎叫，突然从左边传来。我侧身一看，左边三个床位上都挺着大肚子。紧靠我的那位正在翻滚着，嚎叫着。

我害怕极了，连忙帮着她喊：“医生！医生！”

女医生走进来，看了看摸了摸那个大肚子，冷冷地说：“什么不得了？很正常！还不到时候呢！”说完，她摇了摇头，没事似的晃悠着胳膊，飘然而去。

啊，多么无情的女医生哪！也许是见惯不惊！

痛苦的嚎叫声，此起彼落！我心惊肉跳，如睡针毡。啊！母亲！人世上最伟大、最令人敬爱的母亲，都是这样以自己极大的痛苦，换来孩子的新生么？自有人类以来，有多少母亲，忍受着这翻肠绞肚的痛苦，繁衍出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巨痛，男人们是